

让“兴化精神”看得见、摸得着、抓得住

□王大智

兴化精神——“垒土成垛、择高向上”，像一股清新的风，早已吹遍楚水大地，沁人心脾。怎样让这股春风持久，魅力日隆呢？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、努力。

兴化精神是所有兴化人的精神。我们要把兴化精神内化为自我精神。兴化精神是一条大河，我们就是其中的一滴，若千个一滴汇聚成一河，若千个自我精神汇聚成兴化精神。我们要把“兴化”细化为“自我”，要把自我融进兴化。我站出来就是兴化，我走出去还是兴化，我是兴化精神的诠释者，我是兴化的一张名片，我们要有“兴化精神、舍我其谁”的勇气、豪气和智识。这样，兴化精神与每一个个体就不隔，入脑入心，入骨入髓；就不空，落地生根，伸手可及；就不“大”，细腻入微，涓滴成河。这样兴化精神才能发挥

出最大值，才能澎湃出更磅礴的兴化力量。

由抽象精神生发出具体目标。兴化精神是一个集体精神的概括，各行各业，各部门各领域，乃至各个人，要将兴化精神具化为一些可观可见可操作可督查的“实体清单”。比如我是教育人，作为一名教师，我可以思考：垒什么土？成什么垛？择什么高？向上到哪儿？好比这个土，就是课堂，就是书本，就是与学生谈心，就是学生的笑容……这个垛就是优质课堂比例提高，读书数量增加，与学生谈心亲和力增强，学生的笑容绽放频繁……这个高，就是绝大部分课堂至少自我满意，所读之书能灵活运用，成为读书良种，学生成绩提升者越来越多……这个向上，就是学生把知心话都向我倾诉了，学生爱学习的大片涌现，学生说自己在学校感到幸福

了……一块块土、优质的土不断积累；一次次垒，用心地垒，垛很醒目；垛成了，高就显现了；一个高，一步步的高，最后当然昂扬向上。

从内涵界定活跃为生动发展。兴化精神已有精简、诗意、哲学的概括，我们不光要有共识弘扬它，还要有独见去发展它。“垒土成垛”，望文生义，易使我们从农业出发，想到与之相关的菜花节、河蟹节、脱水蔬菜产业等；善思的、广角观世界的人还会化土为钢，触摸到工业的脉路，如戴南不锈钢企业；更有甚者眼前会变幻出昭阳水土孕育出的国象奇才和作家名流等。这就已经在慢慢让兴化精神活跃、流淌、饱满了。但还不能止于此，要想方设法描摹出兴化精神的拓展空间、拓展序列。许多行业、许多部门，甚至许多个人，都可以在兴化精神的引领下找到自

己的着力点，同时在思考中创新，寻求自己的生长点，有新作为，新成就，丰富、充盈、发展兴化精神。兴化精神是一条大河，我们可以智慧地、创造性地注入新水、清水、活水，让它奔腾更欢，流淌更远。

总之，人人从兴化精神出发，夯实自己的行动，并在行动中，思考、扩展其内涵。兴化精神，就会生动发展，会更精神、更励人。这样，兴化精神就是看得见、摸得着、抓得住的一面旗帜，一个法宝，一件神器。

垒土成垛 择高向上 “兴化精神”大家谈

二十四节气之九 白露

□夏红卫

村落到，草会枯，花会谢，燕子会告别，露珠会老，父母会老，惟有爱不会。

一夜无梦，指尖微凉。院内我光膀子，拉长着“吱吱”声，伸了个惬意的懒腰。

小满，小满，快回家来，白露不露面，外面露重了！勿勿翻出“晒伏”的秋衣。

白露是什么？

农书上说：斗指癸为白露，阴气渐重，凌而为露，故名白露。

爷爷认为，白露是植物的营养父。父亲解释：“八月白露降，湖中水方老。旦夕秋风多，衰荷半倾倒。”白露是水老，荷老了……我板着指头，白露不是白二爹家二丫头吗，大丫头白茄，小白果。

母亲说道，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赶快背你的书包去上学，不要迟到！

红砖路，三三俩俩磨磨蹭蹭的身影，小砖头瓦片被踢得骨碌骨碌飞，有人举书包，边奔边喊，二瓜二瓜，书包丢家里了。

“笨么郎，拗么郎，送我家宝上学堂，一包果子一包糖”，新学期，量两尺新布，缝只花书包，给老师鞠躬，分糖果给同学，一帮豁牙齿的“小雏鸭”被家长们赶进学堂。乡人重礼仪，认为人生四大礼，入学礼、成人礼、婚礼和寿礼，入学礼列第一，而今“学”被沾染功利，礼已无从谈起。

草叶子披着露水，晨光照射，晶莹剔透，欲坠欲跌，可爱的模样。有追逐打闹的学生，露水染湿他们的裤脚鞋面。

小满，小满，等等我，礼官气喘吁吁地跑来。我学老先生的腔调考他，白露者，知否也？他左手撑腰，右手指露珠：本大人的东西，就这东西。夜里飞啊飞，飞累了，草尖上打瞌睡。

惊奇地盯着礼官，哪个告诉你的呀？礼官没应答，郑重其事地，明天笃定是个晴朗天。

太阳升起来，阳光软软的，有点暖，也有点凉。田埂，冬瓜白绒绒的毛，像个小肥猪躺着。南瓜胖墩墩地端坐，如同庙宇迎门的弥勒佛。奶奶说：“人生难得老来瘦，世间瓜果老是寿。”

望见个熟悉的身影，那不是“一根银针治百病”的吴先生吗？捧瓶缶，小心翼翼地将于子上的露珠滴入，“道狭草木长，夕露沾我衣。”吴先生头发和白褂子，湿漉漉的。清人王士雄《随息居饮食谱》记：稻头

上露，养胃生津；菖蒲上露，清心明目……礼官靠我耳边：王瞎子说千年何首乌，深山老灵芝和悬崖黑松结的甘露，吃了可以长生不老，能成仙。

我说，你吹老牛。礼官摆摆手，本大人的话，不信拉倒。铃声悠悠，我们稍稍加快速度。

语文老师隔壁村的，姓吴，嘴大，穿中山装，衣袋插支钢笔。课堂上，嘴唇不停地机械运动，叽哩呱啦，吐沫横飞；白露是关于鸟儿的节气，三候全是鸟，鸿雁来，玄鸟归，群鸟养羞。大雁和燕子跟小孩子一样，都有个南方的外婆家……我走神，遥想成仙的故事，是人没有不想飞的。

板凳半空依旧，“玉丫头”请长假。没得人说话，我把目光伸出窗外。不远处的棉花田，一块块白的细腻。红红绿绿的头巾，在流动。母亲们蛇皮袋一剪为二，两边各缝根长长的花布带子，系于腰间，像一只只开心的袋鼠。

母亲说，摘瓜，割稻，拾棉花。捡到别人的东西，才算拾了。明明棉花是自己家的，怎么叫拾呢？

后来明白，棉花边吐絮，边开花。农谚：白露棉花好长相，全株上下一起忙，下部吐白絮，上顶有花香，全田后劲足，不衰又不狂。棉花朵吐絮便老了，你不拾，雨一落，棉花掉价，到手印钞票被老天爷拾走。

风凉凉地吹，云朵飞起来，天空一下子便高远许多，色泽瓦蓝瓦蓝的。父亲敲响放学的挂钟，学生们如放棚的鸭子，飞奔。白二爹家的三小白果，第一个跨出校门。

有人问他，忙家去杀呀？他呲牙咧嘴地快活，二姐夫今天送节礼。

《诗经》云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。浅秋、蒹葭、露珠、秋水，伊人羞湿，长发裙裾，弱不禁风的模样惹人疼爱。闭上眼睛，可以想象那幅

淡雅的水墨画。

白果的二姐，白露，大眼睛，粗眉毛，胖嘟嘟，腮帮子有雀斑，走起路来如左右摇摆的鹅。皮肤白，一白遮百丑，看着还算舒服。白露比图画上的伊人，实用多了，田间灶头，一把好手。

白露处的对象，邻村的，五六里路远。见过几次，打谷场放电影，黑暗处牵着白露的手拉拉扯扯。个头高，偏瘦，话不多。据传，早请王瞎子“合过八字”。

香烟，月饼，白酒，桂圆，河藕（多权有小藕嘴子），满满地堆于八仙桌。两只大肥鸭，双脚缠扎红布条。按习俗，节礼送鸭子，“押子，押子”，男方这次是来“通话”。

白二爹家真热闹，红烧肉的香味飘过一条巷子，又一条巷子。巷口，一群捧饭碗的孩童和几条乱窜的狗。

二奶奶笑眯眯，女大不中留，留来留去留成仇，退回一只鸭子和一枝河藕。白二爹脸色酱红，舌头打结，宽手掌一个劲地拍光亮的胸膛，呵呵！呵！

看来，好事成了。“年怕中秋，月怕半”。等到腊月雪花飘飘，白露娶嫁便老了，变成所谓的老婆。曾经美妙的娘亲岁月，定格为永恒。

外婆拄拐杖，走走停停，累了随意坐在哪家台阶歇歇。沉沉的花布袋，四只苹果，三只梨。

苹果失去光泽，梨软软的，一看便知存放已久。外婆有个习惯，吃水果先选坏的，吃的藏着。等到舍得吃时，好的快变坏了。有时水果烂了，肉疼抹眼泪。这便是她

的珍惜之道，眼睛欢喜，心里踏实。有人说，飞离走兽会老，树木花草会老，人也会老，但岁月不会，记忆不会，牵挂不会，爱更不会。

外婆送来水果，母亲好生自责，给外公过中秋节的两瓶酒和五包烟，还未曾送去。

“八月桂花遍地开”。邻村有株老桂花树，一搂粗，枝头盛开近半。桂花金黄色，四瓣，花瓣椭圆形。

明月清辉，苍穹高悬，月光如水银般流淌。母亲换衣，洗手，抬出桌椅，放于院落。

月饼、莲藕、菱角、苹果，三只白瓷碗，盛白开水。焚香，点烛，燃鞭炮，叩拜。乡间祭祀仪式隆重，惟供月时，男人不叩拜。（女不祭灶，男不拜月，乃乡风也。）

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。传说，月亮里有棵桂树，高五百丈。这甜腻的桂花香，邻村飘来，还是天空飘降？浓香厚实，随风而行。

《新编醉翁谈》记载：中秋，京师赏月之会，异于他郡。倾城人家子女，不以贫富，能自行至十二三，皆以成人之服饰之。登楼或在中庭拜月，各有所期：男则愿早结婚姻，高攀仙桂……女则愿貌似嫦娥，颜如皓月。

母亲闭目，双手合十：保佑全家身体好，风调雨顺年成好，小满听话读书好。年年三句老话，一点新意都没有。

“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”，慈悲之心是万物生生不息的源泉。人间因为有慈悲，所以有欢喜和快乐、希望和未来。

母亲有慈悲心，家中的幸福怎会老了。

恩师徐桂林

□刘永福

我和徐桂林老师是同一年进入大垛中学的。我做学生，他当老师。

我们刚进大垛中学被分成“文科班”和“理科班”，我被分在了文科班。当时的乡镇中学师资缺乏，本是中文系毕业的徐老师，被安排“临时”教我们历史，并在我们高二时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。想不到历史课，徐老师一教就是三十几年。

昔日的大垛中学，条件十分简陋，起初连围墙都没有。我们二十几个男生住着一大间低矮的宿舍。徐老师以校为家，蜗居在一个只有几平米的宿舍里，他的宿舍就在我们旁边。半夜醒来，我总发现徐老师宿舍的灯还亮着，夜阑人静，一灯如豆。

我坐在教室前排，经常看到徐老师的眼里布满血丝。机灵的学生还发现了徐老师走路的异常。从宿舍到教室途经学校篮球场，徐老师走过时，昂首挺胸，目不斜视，口中念念有词。我们真担心他会不小心撞上篮球架。

把根留住 ——悼顾永芝先生

□杨剑

今年立秋的第二天，秋风瑟瑟，秋雨潇潇，我的恩师、著名艺术理论家顾永芝教授走了。

老家兴化戴南帅垛村，四面环水，一条大河贯通南北，源远流长。过了村河东上的一座桥，没多远就是先生的老屋。先生平时穿着朴素，就像普通村民一样，从外表很难看出先生是我们村走出的第一位大学教授。

先生出生于普通农家，在村里念私塾，之后去溱潼上小学，毕业时考上了溱潼中学，但因为家里穷没有就学。1950年，村里成立了青年团组织，任命先生为第一任团支部书记。后来，高邮师范招生，先生当时这个小学毕业生也跟着乘船去县城考试。三天后，县政府大门口放榜，先生个子小，从最后一名往上看，越看越心慌，咋没有自己的名字呢？心里怦怦直跳。

最后，先生发现自己竟然考了第二名。先生和我说过，到高邮师范读书时，他只有有一套稍微像样

的衣服。如果衣服穿脏了，趁着天黑洗干净，第二天早上继续穿。倘若衣服没有干，那也只能穿在身上慢慢地晒干。我们村不少人家都有著名书法家尉天池的作品，这让很多人引以为奇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1956年，先生考上了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，同桌是尉天池。尉天池家的成份高，先生是班长，力排众议，坚决反对别人批斗尉天池。先生有一回笑着对我说：“尉天池可是全国第一位书法教授，后来名气太大，一般人求不到字。但我们村里人求字，我都是写长名单给他，他每次都欣然应允。”

从南师大毕业后，先生被分配到江苏戏曲学院任教，1969年在南京艺术学院，历任文学教研室主任。先生发现，不仅是南艺，其他艺术高校的用书，基本都直接翻译前苏联的教材。先生说，这其中不能没有咱们中国的文化艺术特色。于是，先生利用到全国各高校出差的机会与同行交流学习，同时，利用夜晚和假日休息的时间，相继写出《艺术概论》《审美概论》《美学原理》《艺术原理》等书。其中《艺术概论》是全国解放后第一本艺术理论个人专著。

这些书一直是南艺等高等艺术院校的优秀教材，深受师生好评并多次获奖。先生还长期担任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文学教学研究会会长。因为同乡的关系，我有幸得到先生多年的提携。当年，我还是一个青涩懵懂的乡下少年，只身来到省城求学，就住在先生青石村的家中。朝夕相处，聆听其教。作为南京艺术学院的教授、教务处长，先生给我讲文学、讲美学、讲艺术，指点我求真、向善、唯美。而这一切

我们特别好奇徐老师念念有词的内容，后来发现，他是在备课，在默念讲课的内容。这让我们看到了徐老师工作的痴迷状态。难怪上课的时候，他都是脱稿的。

徐老师讲历史，善于化繁为简，善于用时间和大事串联起一段段历史。他常说：“时间是个纲，举一纲而万目张。”他上课，课前一定会复习上节课内容，结束时一定总结要点。每讲一段历史，必佐以一两个历史故事。这让我们上历史课，就仿佛在看一部精彩的历史连续剧，饶有趣味。

还记得因为我姓名的缘故，每当他讲到清代刘永福的黑旗军抗法，总引起全班学生开心的哄笑。还记得徐老师的板书，浑厚洒脱而又整饬优美，令人赏心悦目。显然，他是花功夫精心练习过的。担任我们班主任后，徐老师亲和细致，给我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象。高考，我们班的历史平均成绩全县第

一。几年后徐老师就被教育局局长点名调到了县城的省重点中学。

我师范毕业后，最初也被分配在农村中学。有机会同学聚会，大家都要请来徐老师。徐老师与我们这群年岁相差无几的大弟子，已经是亦师亦友。徐老师教导我们，扎扎实实地干好工作的最初三年，甚至五年，就能为整个人生打好基础。他跟我讲，教学经验向同行前辈学，教育方法向圣人孔子学。我一直努力践行徐老师的教诲。

人生就像个环形跑道，1996年，工作六年后，我有幸被招聘到徐老师所在的省重点中学，成了与徐老师交集甚多的学生之一。

后来徐老师担任了行政工作，但仍一直在教历史课，仍然是个工作狂。他的仁慈和善，他的真诚热情，他的平易自信，他的敬业乐业，也还是一如既往。岁月呈献给他，是从容和儒雅，是尊敬和爱戴，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。

非只言片语所能表达。先生既是我的恩师，更像我的父亲。先生将我的书法习作求教于书法家尉天池教授，将我的油画习作求教于油画家沈行工教授，将我的素描习作求教于张连生教授。多少个夜晚，先生骑着自行车带着我穿行于这些名师的家中。而我每每想起，感觉辜负了先生的栽培，总是心生愧疚。

先生的家乡情结很重，退休后，每年有一大半时间住在家乡的老屋，还帮家乡学子们辅导功课。老屋的庭院里有棵高大的柏树，比先生年长8岁，93年树龄，至今仍然浓郁苍劲。村里人办喜事，都会跑来折根柏树枝祈福。柏树不仅守望家门，亦见证着历史，仿佛还诉说着故事。先生告诉我，这棵柏树是他父亲亲手栽下的，树根部埋着先生和两个儿子、孙子、孙女祖孙三代的衣袍。“我们家的根就在这儿啊”。先生常说，特别想念40多年前去世的母亲，那年，因为“五一六”先生被停职审查，整整两年不敢跟家里报忧。

“除夕夜，母亲一直拎着马灯守在村东头的河边码头等我回来，望眼欲穿，母亲是因为思念我心切而脑血管破裂的，为儿不孝啊。”一提到母亲，先生忍不住掉眼泪。

先生一生治学严谨，乐于助人，可谓桃李满天下。先生的书房叫“草根斋”，缘自父母给先生起的名字，“永芝”中的“芝”有一草字头。先生知道，草木来自乡土，虽出身平凡，但要创造价值，还要不忘草根之意。如今，先生走了，但我心想，人生似草，生命靠根，先生的根永远留在了故乡。根系故土，深厚而坚实，博大而通达。先生是不会寂寞的，故乡有那么多的人文墨客，施耐庵、郑板桥、李颀、刘熙载……他们的根都在故土兴化。月朗风清，先生和先贤们一定相聚在一起把酒临风，谈古论今。

根是一份眷恋，根是一缕乡愁，根是一种传承，根是一生归宿。根必有本，生生不息，绵延不绝……

上小学时我家蜗居在南京铁合金厂晓庄宿舍的一间小屋里。楼上的住户除了我父亲是“大老粗”以外，其余的全是知识分子，甚至高级知识分子。父亲经常吹诨：“老子我就是没文凭，如果也像大学生一样，有一些文化，早就跟许世英司令员到广州军区去了。”

他说的大学生指的是王叔叔、董叔叔他们，在父亲眼里他们都是学问的人，是令人尊敬的人。他一辈子吃的就是没有文化的苦，所以指望两个子女刻苦读书也能成为有出息的人。

“自己看书有问题，要主动去问大学生老师！”父亲经常这样拎我的耳朵。

现在看来，父亲这句话极有现代教育价值。学问，学问，既要学，又要问。在父亲的要求下，我认真看书，养成了好的阅读习惯。一到家放下书包就看书学习。那时尽管我才上二年级，我就看很深的数学书了，当然有很多内容不懂。

有一天，我读到了“偶数”与“奇数”，产生了疑问。我鼓起勇气敲开了王叔叔的门，也敲开了通往知识殿堂的大门。

“王叔叔，这里的偶(yǔ)数，奇(qí)数什么意思？我想请问你一下。”我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鹤军，偶数(ǒu)就是能被2整除的数，如2、4、6、8、10……奇数(jī)就是不能被2整除的数，如1、3、5、7、9……”

“懂了。”我点点头，王叔叔没有纠正我的错误读音，而是讲给我听，并且还让我自己列举。那时我才上二年级，偶数、奇数的知识要到四年级才有所涉及。

董叔叔毕业于南京大学，戴着厚厚的眼镜。有一天我向他请教“恍然大悟”的反义词，他头也没抬就说“百思不解”，我恍然大悟，茅塞顿开，我对他佩服得是五体投地，要知道这个题目我们班很多同学都是“百思不得其解”。

董叔叔在我上四年级时，考上了北大研究生，搬东西走的时候，父亲楼上楼下地帮忙，我则伏在三楼的栏杆上，对董叔叔即将前往的北京大学充满了向往与想象。

晚上，父亲又拿董叔叔的读书故事教训我：“小子，不蒸馒头争口气，要向大学生老师学习！”

我家的西边住着老雷工一家。男的姓雷，40多岁，来自四川，是个工程师。下午五点多钟，老雷工总会带着两个孩子在楼下散步，有时会拿起粉笔在水泥地上涂鸦，两个孩子也跟着画。我好奇地走近一看，全是些直升机、坦克、大炮的绘图。笔画准确，零部件齐全，与真的军用装备一模一样。后来听说老雷工是新中国早期大学生，曾在国家军工企业工作过，怪不得飞机、大炮的图像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。

老雷工让我钦佩的是他笔下逼真的武器，还有他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的读书姿势。

一日，我上学走到半路，忽然想起一样东西落在家里，一路狂奔，跑回家中。发现老雷工居然捧着一本外国书，在楼道的走廊上“叽里呱啦”地朗读。后来得知，老雷工朗读的是德文专业书。老雷工尽管年龄渐长，但仍没有放弃学习。他朗读的姿势给我小小的心灵以深深的震撼。从此，我上学再也不敢偷懒，因为坐在教室里，坐在走廊的小板凳上，芒刺在背，总感觉老雷工在注视着我，也在激励着我……

如今这三位大学“老师”天各一方，但他们给予我的力量、自信以及对知识的尊重，将永远影响着我，鼓励着我前行。



红楼群芳图（十字绣）

王桂华 作